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丙戌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一〇九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四月初六立夏廿二小滿

晉綏邊區民衆醫院啓事

同人等秉爲民衆服務之宗旨，於臨縣青塘村，設立「晉綏邊區民衆醫院」，暫定治療手續如下：（一）凡本邊區軍民來本院診治者，概不收掛號費與治療手術費。（二）凡來本院診治之邊區民衆，藥費只收半價。（三）住院者伙食費自備，伙食費按當地市價折合計算。（四）復員軍人、抗屬與家境貧苦者，免收藥費。但須持有區政府以上之正式證明函件。（五）本邊區軍人來本院診治者，藥費一律免收，但須持有團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住院者須持有團以上之正式介紹函件，此項藥費可依介紹信，實報實銷。（六）住院者須遵守本院醫師之檢驗。

本院同人謹啓

呂梁區春耕運動中 種棉水利剿蝗均有成績

邊區生產委員會認爲：這是各級領導負責努力的結果。

（本報訊）行署建設處農業科長王全茂同志於三月初赴三分區（臨縣、離石諸縣）七分區（平、介、汾陽諸縣）八分區（文水、交城諸縣）檢查春耕，歷時三月，已於日前返興。邊區生產委員會特於本月十七日召集會議，由王同志彙報呂梁區春耕概況：（一）呂梁老區臨縣各縣群衆的生產情緒空前高漲，普遍表現在各區村耕地普遍增加（臨縣與家坡一村消滅了三百畝荒地），沿路拍賣刮洋，實行精耕細作（離石西屬巴一帶展開了拘殺蟲運動）。各縣地價一般均有上漲，富農勸勞增加僱工，例如臨縣寨上，去年僱有僱工四人，今年突增至三十八人。生產呈現蓬勃的氣象。（二）七、八分區平介、汾陽、交城、文水諸縣在春耕中，對種棉、水利、剿蝗三件工作做得極有成績。領導思想對擴大棉田與蝗蟲重視，且抓緊進行種棉的動員及棉籽的準備等，截至九月初，預種二十六萬畝棉田，絕大部份已經提苗。關於水利，文峪河流經文汾平介，河道灣曲，河身淤淺，閻偽出及敵僞統治時期，年年氾濫爲患，如汾陽之罹城、小相一帶十三個村莊每遇河水氾濫，非禾全被淹沒，房屋亦多被水沖塌，群衆深感其苦。春夏間河水可以淤地，但有水程之村能渡，其他村莊地間向它買水，該水程全爲地主老財所把持，而重的剝削障礙着生產。去冬呂梁行署特派專人調查該地水利情況，勘察河道，春初解凍後，各縣即組織群衆掘渠疏河，邊區行署特向文峪河、汾河之水利工程先後發放貸糧七百大石，貸款三千萬元。群衆情緒也特別高漲，文水縣水利工程原計劃兩個月，四十天即全部完成。政府群衆經數個月的努力，文峪河、汾河之水利工程（包括疏地、堤水、防止決口）已大功告成（水程獨佔制度業已取消），共可增加水田六千餘頃，約可增產糧食十餘萬大石。群衆都說：『閻錫山統治幾十年，敵人佔了七八年，卻沒闖實事情，八路軍來了才鬧好了，眞是爲民興利。』關於剿蝗，去秋晉中平川蝗虫爲害甚大，就文、汾、平介不完全的統計，一百四十餘村遭受蝗災，計秋禾一百三十餘萬畝全被咬壞，有的吃光，歉收達六十萬石以上。今年呂梁區黨政軍民全體提高重視這一工作，廣爲宣傳，先打破剿蝗的思想障礙，同時成立各級剿蝗組織（如縣剿蝗指揮部、區滅蝗大隊等）。開始着手挖卵，文水一縣在兩旬之間即挖卵五百餘斤。目前則爲消滅蝗蝻，各村進行聯防，每戶每口均往地裏偵察，然後向村幹部會報：「在那裏發現，就把它消滅在那裏。」剿蝗業已形成群衆運動，文、汾、平介三縣參加之男女群衆已達十餘萬人。

邊區生產委員會決定：

重視棉花作務防治油汗路虎 平川剿蝗應成爲經常性工作 發展民間紡織貫澈自紡自織

邊區生產委員會根據報告，認爲呂梁區種棉、水利、剿蝗三件工作做得有成績，給群衆辦了好事，這是呂梁區各級領導的負責努力的結果。邊區生產委員會經過初步研究，特作出如下決定：第一、今年各地雨水不缺，棉花播種都很順利，估計全邊區四十二萬畝棉田之計劃可能完成。目前任務則是在領導上重視棉花作務，鋤地、打卡要抓緊時間，勿失農時；油汗、路虎要及早準備防治。第二、晉中平川剿蝗應成爲經常性工作，呂梁軍區黨政委指示：把剿蝗提到首要的工作日程上，今後自應貫澈進行。第三、緊隨邊區棉田的擴大，便是民間紡織的大量發展。有些同志認爲洋布進來，土布要垮，此種錯誤思想障礙着自紡自織方針的貫澈。今天的實際形勢，乃是閻僞軍對我晉綏解放區重重封鎖，不讓紡織機器及洋紗輸入，大量洋布入口也不可能。邊區今年將收穫大量棉花，故生產土布乃是解決解放區群衆穿衣問題最可靠的辦法。目前應本自紡自織方針，推廣技術，提高質量，逐漸走向精紡精織。爲此，邊區生產委員會特責成建設處、貿易局通盤計劃，對於文水、靜樂、寧武、中陽、孝義、平遙、神池等地目前缺乏棉花者，迅速實行調劑。貿易局對土布之銷路已覓得妥善辦法。第四、反[illegible]大宗份分給群衆用於生產，但有些地區處理不當，如呂梁有

執行小組美代表透露 大同閻軍仍留用日人

楚溪春對此亦予供認

（新華社豐鎮十七日電）大同閻軍迄今仍違反北平執行部遣送日人回國的命令，保留日軍。當大同執行小組於十七日來豐鎮時，美方代表孟柯爾上校亦透露：大同現當有日人六七百名，但據稱，「該日人等均係所謂『技術人員』」，閻駐大同之總司令楚溪春對此亦無以掩飾，承認確有此事。我方綏遠戰區軍政治部甘泗淇主任當向小組國方代表發問：「大同爲什麼要那麼多的日軍『技術人員』呢？」由大同向我投誠之日軍排本明、岡本孝治、小野純雄三人當時被召在座，於回答小組人員詢問時，即以親身經歷，詳述閻錫山利用日軍進行反共內戰之陰謀，政府代表李析當時雖欲掩飾，然以淺薄狡辯亦無法抵賴。因爲按照情理，大同僅是一個城，用那麼多的「技術人員」做什麼？這已經是難以解釋的了，又何況據我們所獲得的可靠消息，大同北門外和口泉等地之日人，均係手持武器的日軍，如果說這些武裝的日軍就是「技術人員」，那麼，試問世上有此天下奇聞？！武裝的「技術人員」是指揮與參加作戰武裝的「技術」工作嗎？而且事實上，大同閻軍當局所留用之日軍也不只六七百，這個數目與實際數目二千餘人相差頗遠。但即使如此，由美代表與楚溪春所承認的留用日人這件事，也足以堵住中央社慣於製造的謊話的嘴巴了，它證明該社近來所再三宣傳的「山西日人已於五月五日遣送完畢」云云，純係無恥謊言。

離石四區幹部 克服學習與工作脫節

要重視報上介紹的工作經驗

（離石訊）四區全體幹部及所在地貿易局、稅卡、區聯社、市公所等單位，共同召開的「五五」學習座談會上，對過去的學習作了檢討，學習上的缺點是與工作脫節，表現在看報紙偏重看時事新聞，對工作有指導作用的社論和第二版稿子，不是少看就是不看；或則多看標題，少看內容；好看文藝性的，少看政治論文。追其思想根源，在於學習不是從工作出發，而是爲了自己能「多了解問題」，能說一套。隨後介紹了學習上的經驗，大家認爲看報要保持經常性，要懂得對問題才能有個系統的了解；要有聯繫思想與問題的精神，過去不重視學習上的工作經驗原因即在此。以後應該是看到一個段落，就放下想一想，並與當地實際情況聯系起來，重要對自己的幫助更大。討論到今後學習方法，在可能條件下最好是集體學習，並展開互相的質問與解答，以便提高學習情緒，領導上要有計劃的召集各種學習座談會。最後並訂出學習模範條件及獎勵辦法。（又訊）經過此次學習座談之後，互相間已提起了學習上的挑戰和競賽熱潮，各自在找對象，並訂出競賽條件。如楊潤英、楊生芳、楊興、白毅四人，他們每月至少要給報紙寫兩篇稿子，經常團結幹部、推動其他人寫稿，其步是要保持每天兩小時的學習制度，重視學習抗戰日報二版的消息，幫助村幹部學習要做出成績等。現在大家的學習情緒與過去大不相同了。（白毅、楊興）

綏遠我軍 擊潰出擾搶糧僞軍

（新華社集寧十八日電）駐綏遠郭家營子僞蒙軍曹騎二旅一個團，於本月七日進犯我克略村（四溝門正西二十里），搶去糧食六大車，並圖擾我丹岱（李時部村），我軍奮起將其擊退。乃該僞又於九日進犯上述兩村，搶去糧草三十一大車、油三百斤。當地人民以迭遭該僞掠，紛紛要求我軍保護，我軍應人民之請，展開自衛作戰，當將其擊潰，斃傷僞三十餘。

東北民主政權將被敵侵佔土地 公平分配給貧苦農民

（新華社長春十八日電）吉林蛟河縣過去被敵僞吞併之一萬四千餘畝水旱地，已公平分配給各區貧僱農、貧苦軍屬及失業工人，並確定他們的地權，發給土地執照。吉林市郊區被沒收之僞民生振興合作社三百餘垧水旱田，已分配給該區四十戶貧農，受益者三九二人，其中有一五七人每人分得三畝。吉林著名日本特務干僞清的三十五垧地已分給二十五戶無地農民，房屋二百七十三間亦分給貧民居住。通化縣農會於減租中按照一個勞動力分菜地三畝或大田六畝的標準，將被敵僞侵佔的土地分給全市沒地種的貧民，貧民在歡喜歡呼中，踴躍加入農會。遼北省東豐縣鎮安村二萬九千七百四十八畝敵僞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九百九十八戶，四千七百七十四人，平均每人分得六畝二分强，體耕，只要勤於耕種，一家三四口衣食都可確保無虞。該村分完地後，農村階級成份已發生很大變化，原來佔百分之三十五的僱農與百分之六十的貧佃農，現在都成了自耕農，以前全靠種敵僞土地生活的佃農的中農，一部份已被爲富裕中農。

國內輿論中的東北之戰

我軍消滅長春敵僞乃當然義務 我軍非任何武裝力量所能消滅

重慶聯合雜誌聯合會出版的「聯合三日刊」，最近發表了黃剛秋氏的「論長春之戰」，文中把中央社與新華社對長春戰鬥消息作了對比以後，說：「根據我們的常識，根據我們在山東山西以及其他各地敵僞軍不但未遣散反而收編的所謂收復區的事實來看，只要不是故意的歪曲，誰也會相信新華社報導的眞實。」該文認爲生於東北長於東北的民主聯軍，戰鬥於東北的民主聯軍，解決盤據長春的殘餘僞軍和人所共知的姦逆的「鐵石部隊」，乃是當然的義務，無可非議。「事實上，國民黨部隊在東北，是與若干地區一樣，是在同人民作戰了。」

益世報東北特派員張[illegible]的通訊上說，在瀋陽、鞍山、本溪諸役中，「神奇的新一軍長都說這是在八年抗戰中未有的猛烈戰鬥」。又說：「東北民主聯軍力量强大，非任何武裝勢力所能消滅得了的。」「事實很明顯，假使國軍有把握消滅共軍，共軍早就被消滅，也用不着什麼政治協商三人小組。關內既如此，關外也同樣。……事實證明：第七師鞍山一戰損失慘重，秀水河之役新一軍也有損失，最近本溪之戰更是死傷千萬。……開來東北的國軍是美式裝備的第一等優良國軍，在幾次戰鬥中如此，且損失[illegible]，還不夠說明事實嗎？」

深入群衆發動了群衆

方山蘇家灘

減租保佃勝利，開始變工

（方山訊）經過蘇家灘在減生產工作的鍛鍊，一區部份區村幹部開始懂得了如何深入群衆。開春的時候，一部份區村幹部曾經來過這個自然村，當時他們號召群衆「大鬧生產，多開荒地」，群衆的反映是：「開不開頂甚嗎？有一年沒一年，又沒吃的又沒籽子」，原因是方山解放之後，蘇家灘一直沒發動過群衆，村中奸僞惡霸依然騎在群衆頭上，很多佃戶開的荒地窯洞，十幾上一二年就被地主奪了。幹部們也曾提起反貪汚，因爲群衆回答：「祇咱們能頂住了」，他們很失望，埋怨村子與群衆落後，有一個區幹部甚至說[illegible]不吃」，工作沒有深入下去。這次縣區村幹部[illegible]，一調[illegible]家：「你[illegible]」[illegible]「沒吃的沒[illegible]」[illegible]，同志又感[illegible]的一深[illegible]，收集不[illegible]一作了[illegible]，才[illegible]，決定轉變作[illegible]，從此打開了深入[illegible]有十五家佃戶被奪了荒地窯洞二十一畝，地主郭應年去年冬天霸佔佃戶高振花襲了窯租子一斗二升米。發現這些問題，立即着手解決，幹部積極分子分工發動了二十多家佃戶，說明政府法令，大家討論要團結起來保佃，隨即找到地主開會說理，地主承認錯誤退出土地之後，又進行了反貪汚，解決春耕籽種、口糧困難。兩次會解決了些問題，但減租還沒好好進行，幹部與積極分子商量又組成變工組，一面生產，一面研究工作。過了兩天，農會委員牛成花向群衆宣傳了兩天變工開荒的情形，宣傳組織起來甚也不怕，提出「咱們都參加，報名吧！」當時就有七八個人參加了變工。第二天三個區幹部，三個村幹部共同到上山問題，共同檢討保佃和反貪汚中的缺點，討論群衆受的慘情形，討論爲甚麼要減租和減法，並按照減租法令和每個佃戶細算。首先佃戶李保算出地主侵佔他的租子，可是「地主侵佔了多少」，又算出侵佔了石九斗零五合，還有其他的人。經過討論，大家慢慢分清地主剝削太重，應該減租。鄰翻說地主「過去偺一輩子無法沒翻身，手指沒撥扣地，可是人家吃了的上，咱見也沒撥見一；現在要說：「地主荒下那些地，咱要不開它能打下一顆糧了。」[illegible]說：「咱吃苦受罪，打下的糧應當多吃幾顆一[illegible]月底提起自己在這時，向地主僧[illegible]，農會委員牛成花緊接着說：「反正是咱村裏窮人沒結成一圪墶，要是以前和知今樣的，早就翻身了」；楊扮瓜說：「減租是政府的法令，咱們窮人一口同意要執行，咱們結成一圪墶，地主減租誰說不行」。經過說理的鬥爭，最後開了個戶在租大會，九家佃戶共得退回三石五斗九升。現在已有十六人變工種地，又有十二三人常勞動，準備清算鬥爭。過去有名無實的農會，現在成爲團結農民的有力組織了，民兵也有了新的發展。（宋懷德）

保德香嶺村固定代耕

抗屬夏田全部種完

（保德訊）三區香嶺村過去給抗屬代耕不固定，臨時支差，代耕人有的以老弱殘廢來充數，幹部也敷衍塞責，使抗屬的土地，不能按時下種，收割，並常引起抗屬的不滿。本月廣各村群衆開會，討論代耕，全村八家抗屬一百三十七垧土地，固定代耕的十九垧，由全村勞動力合理負担，並決定代耕必須做到：一耕種要早，收割要快，丟了要賠。一，又由農會幹部負責檢查督促，並在群衆中建立了抗屬委員會。現全村抗屬和群衆同樣已全部耕完，抗屬都很滿意，抗屬陳五小的媳婦說：「這回咱算翻身了！抗屬和群衆團結起來，爲親熱了，群衆自動幫助抗屬，並幫助抗屬挑水。」（張萍子、郭萍、孟瑞）

保德二區各村幹部

開始改進與提高變工

把貼牛、工變工等低級形式，盡可能轉變爲按股以工撥地的辦法。

（保德訊）二區變工正在克服自流中逐步提高。全區七個行政村二千六百五十四戶，現已組織起一千四百六十四戶，佔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五點。但一般的情形是變工組織還多是低級形式，多數變工只是一般貼牛岔子，工變工的形式，只是偷地時變，或上午變下午不變，一工還一工。較好的只有胡家莊、劉局、炭峪溝等八個自然村，採用人、牛、地作分，按地撥工和工票制的辦法，也較圓滿。其餘[illegible]村以上情形，在現在提高變工形式，是當前重要工作，只有兩戶組合的，幫助其擴大；貼牛岔子，工變工形式還可能轉爲按股以工撥地的辦法。爲了提高變工，區幹部在領導上要親自參加，具體幫助。但了提高變工，強調幹部在變工中的領導作用，如道家莊四十三戶原先是貼牛岔子的變工，現在經過整頓，已取得初步成績，六個組，抽出勞動力十二人，組成了二個開荒組；郭家山原來廿一戶變工，當組長，並訂出了勞動紀律，生產得很起勁；三戶組合的小組現在擴大到五、六戶一組，紅子溝四戶一組，組合起來，抽出了兩個勞動力來作別的事情，王宅溝二十天挖出了一塊六十多畝的地，每天能多耕半垧地，[illegible]村都在進行改進和提高變工工作，以打下更好的基礎。（郭文德）

興縣鄭家塔

變牛變工省工大

（興縣訊）五區鄭家塔在變工自流後，幹部們按各人的對象，到家裏漢二天內就組織起六個變牛變工組，二十一個單牛組。幹部們都親自參加，各組民主選組長，統一打工票。自從變組後，工來以後，證明變牛組有工大，如以前單牛每天耕一垧地，現在和別人變後每天耕一垧半，兩個牛耕三垧，每個牛能省工可多耕一畝地。又如白大樑地瑙，單牛跑的次數多，每跑一次要誤工，少耕半垧地，變牛去耕得快，剩下一塊，兩個牛幾一陣就完啦，不用再跑一次，每個牛每天能省工半垧，單牛組需一人掌犁，一人打土，今年雨水多土塊小，變作組，兩人掌犁，一人打土就行了，每天可以省一個工。變牛組能尹興鄂組，亂耕的領導好，耕完一種再種一種，點種到陽地陽地來決定先種後種，誰也不吃虧；每天從地裏回來的路上，就討論好明天耕那一塊，給誰耕，晚上也不用開會麻煩。

變牛變工組長，真正當了工，領導群衆中的積極分子，其中一個最好的叫白拉馬，他是變牛變工組長，每天天不明組長組織起來[illegible]火作飯。他借給二流子白三作四升種籽，督促得很緊，他幫貧苦組員，短下他的工，秋季也不了[illegible]了錯誤。[illegible]幹部和[illegible]分子的自己努力生產和領導，鄭家塔變工現在[illegible]好了。[illegible]五月[illegible]在變工組上決定，今後出[illegible]工組，九號一把[illegible]子和[illegible]，以組[illegible]全村群衆討論，和全村群衆討論，抽出四十一個人，[illegible]十餘垧。（王[illegible]）

離石甯村佃戶

減租買地大鬧生產

（離石訊）甯區南村佃戶團結起來進行了減租，得到租糧七十五石，買下水坪地四十七畝半。減租後，組織起四十餘人開荒，已開過三十餘畝，今年開荒三十畝。紡組婦女亦由二十餘人增加到九十多個。（潤英、文才、仲儀）

文水水利大部完成

重要經驗：

估地、出工實行累進辦法，照顧各階層利益；民主監工，但重改變舊習，團結有技術的人。

（本報訊）文水以文峪河爲主的水利工程已大部完成。該河在文水境內共有五段工程，主要是改直河道、築堤。一三四段原計劃五十天完工，只用了二十九天即完成，三段共挖土方（長寬一丈、厚一尺）五萬二千七百九十九個，工合九百二十一石米，按水部份中有呂梁行署二百石貸款。二段共用人工三萬六千〇十八個，共長三百五十丈。第二段過鎮前完成，第五段四工程浩大，計劃秋後動工。其他正修築中的有練兒、念分水大三角堰，現每天有十二村五百多群衆在疏河，還有三十二人組成的「搶水隊」，使水量均勻的流入兩條支流中。據上述文峪河已完成之工程，今年即可免去淹沒四千六百畝地及與，增產兩萬四千六百多小石糧食。

（文水訊）已完成之三段工程中，獲得下列重要經驗：（一）實行民主監工，由群衆代表和群衆自己檢查監督工程，改變以來的官辦習慣：賄賂、講情面、敷衍等弊病，但對技術上的經驗，要置重處理，要減輕封建知識人，口要做到團結有技術的人，（二）挖河要分配出去的耕地，要分包予以補助。這樣的作法是：一戶只有土地五畝以下者，一戶河道如佔去其土地一部，立即發價助其買回同樣多的地，家有十畝地者河道佔其一部份地，按十分之七發價，家有十五畝者按十分之三發價，二十畝以上者按（二）實行累進（過去是跟地按人口負担，這回按各階層工力）。（三）過去是根據原勞出工挖土方，現在地挖，家有一畝挖一方，五畝以上挖士挖，五畝以上撥地土方，參加人數要三算地主挖出給的辦法，要一般群衆要求在民主監工下設立「老亂好」。（四）對受水利害不直接的人，積極性不高，要多宣傳解釋。（五）爲了要計劃一定點關說，以免師易浪費人力。南武勞村農會發動已三夠，並能按年齡、體力分組作工，民主評分評工，充分發揮了大家的積極性。（宏泰）

被壓迫的人們怒吼了！

——記朔川群衆鬥爭的動態——

我們是三月初到達朔川的。

老鄉們以驚訝和懷疑的態度接待我們：「你們來了好，不！人不踏人，敵人在時，一見人就打啊！」一有個同志問他：「八路軍、新政權是給誰辦事的了」對方的回答是「不知道」。踏遍南家村，我們姑娘家在街上看，和老鄉們拉話，群衆對八路軍，有些不「瞅」就罷走了，沒有了解。但還不時了解我們，政權的統治壓迫，然而沒有打垮。

過去不少受苦的日子了——那就看得更明顯了，老鄉告我們：「一鄉家來了，人家也吃開了！」當我們出去要來鬥，老鄉吃過死去的苦了，老百姓大多數回答：「唉！說的實在們經過，敢人也不來，我們在一起，他們的[illegible]」到底倒霉了，新[illegible]，合心吧！猶出個說對了，誰他幹甚麼都要說不到時候啊！」一你們在了，怎樣好說，你們要了怎麼對象人家又鄙視近，怕以後出了事了！」已過去的寬，[illegible]，[illegible]，困難出現[illegible]，因爲怕抬村子來時，那是傳說，快到那些的時候了，但[illegible]的再在街上尋亂，燒上燒，沒有心事去幹活，[illegible]傳說原有，他們蕩着兩張皮襖，十八九歲的大姑娘扒不能見人，剩下幾尖楞子就拿也快倒斃了，去年冬饑時，每戶平均出一個口一個人給敵人去拉差，修汽路，建碉堡，一個老鄉說：「一窮了是自己的，不然是敵人的！」（指着丁[illegible]）

朔川敵大平原，過去水利很發達，但被敵偽佔得大部荒廢，道，小雜糧和高粱等，水地變成荒地，土地大部荒蕪，只能種植驅迫和大麴，便當中年人們抽了煙，有一百五十戶人家的村莊都餓死在窯裏，男女乞丐得奪了討飯。一個老漢把我們當做了鍋不下米的，沒吃的，給我吃點吧！」他有過多少心事。我是個貧民，沒有饑荒，不是你們的，我同志有了老百姓，找到了窮苦勞動的情緒，說心誠意地接近他們，找他們談話，大家談話中找出來。他們漸漸感到八路軍是扶助窮人的，是眞正爲他們辦事的，開始轉變了群衆的情緒，由不敢見我們到敢接近我們，並且敢說話了。

到，與群衆、小代爺、黃水河、安子上，一村一村，群衆都行動起來！

貧農黑三，是個醋漢，他在農民大會上控訴說：「你過去當僞甲長，我怕的你不行，現在不怕你了，是有天」，一他把手高高的舉起來），什麼話也要和你說了！」黑山只得跪下（他也出來）。黃水河在鬥爭僞甲長田中有大會上，「李寶山說：一田了該他不上用，吃苦人了！」一個老漢對着田中有說：「呸！你把老子們拉到南嶺林（敵據點）打了吊了，你了偺！……」中農高僱號召大家：「誰也不要落後，要眾雨都前！」結果田中有做過的壞事都說出來了。群衆的情緒是很高的，自動防奸自衞，派人放哨，誰倫跑出去幾抓回來。

幾年來的痛苦，今天出了氣，他了心，群衆第一次抬起頭來。「吃苦吐苦」反壓迫鬥爭，一村一村的開展起來，接着選舉農會；群衆進行減租，清算，實現了三百畝水地，三百石糧，退給了農民，奪取了各村攻得的利益。敵近鐵路幾的村子，非來要求幫助他們翻身，保衛已得的利益。敵近鐵路幾的村子，非來要求幫助他們翻身，自衞隊，保衛一個老漢，偏村警打死他兒，他哭着要我們給他報仇。有幾個村怕陽軍去搶他們，要我們去保護：「你們來吧，再不來，我們不能活了！」

經過反涉泊、清債、減租、贖地，群衆生產情緒提高了，三五成群地忙着給我們拖糧食，熱鬧得熱鬧，群衆稱我們的來，群衆興奮地說：「八路軍來了，窮人有活法了！」（朔川工作團）

（未接一四版中縫）

乙、本邊區經過兵站人員：四兩者，早晚兩支各收半斤，其麥仍收四兩，其餘羽播）、斤六兩，共金一百二十元。（二）關於小孩得退一律由各機關部隊按四六年供給標準[illegible]，希將此通知執行。附註：[illegible]

泊頭與滄州兩執行小組 同意我軍留駐泊頭鎮

（新華社河間十八日電）滄縣屬泊頭鎮及德州兩小組各代表已同意由交河保安隊留駐該鎮，負責維持治安。自八路軍及地方武裝——交河保安隊應人民之請於十日進駐泊頭鎮後，當日十二時許，該兩小組國共美三方代表均來泊，由蔣軍德州警備司令部，與八路軍渤海軍區李政委舉行會談，當李政委指出泊頭鎮偽軍，本月三日進攻三里屯交河保安大隊時第二縱隊全部殲滅事實經過後，政府代表稱：「交河保安大隊二十餘人挖掘運河大堤，泊頭偽軍（張鑾軍）三十餘名前往制止，十時許出擊。」美方代表應納中校當即駁了他的話，說：「此事發生時，我就在場，我完全明白你們（指政府代表）說的三十四團士兵，但偽軍即調集了五百人攻擊他們（指交河保安隊）。」政府代表無言以對。德州小組美方代表懷特中校肯定地說：「根據以上情形，證明泊鎮駐軍（指偽軍）是向中共軍進攻的，中共軍却沒有絲毫進攻泊鎮的痕跡。」此後，各方代表同意由交河保安隊留駐泊頭鎮。

又電：國民黨飛機四架於十日十二時許飛至泊頭鎮，沿車站東飛，向鐵路兩側軍民投彈掃射，旋即向北飛至馮家口車站，復向當地軍民掃射，傷亡現正調查中。

宣化店小組發佈命令 恢復羅山協議前位置

（新華社宣化店十六日電）（遲到）宣化店三十二執行小組於十二日上午召開會議，發表宣字第一號命令，內稱：「據本三十二小組中共代表報告有軍隊調動及軍事衝突情事。羅山縣反命令之軍事行動，據稱，在河口與黃陂以西劉家店，在大吃潭、關王寨、莊王咀、杜家祥亭、塔鎮寨、柳子闐店、楊家河、高營河、張家河一帶。在本小組未進行調查所報之軍事調動及軍事衝突以前，茲命令你們所部停止開火，並撤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係羅山協議之日）以前之位置。此命令必須於到達時立即生效。此命令。」

上項命令係小組三方代表簽字，並分別送達國民黨七十一軍及十五軍，同時以一份送到我中原軍區司令部。又該小組曾於十七日上午十時到陂（黃陂）安（黃安）以南視察。現已回宣化店家集。聞此次出發視察係因接上項命令之執行，並將繼續至羅線小界嶺一帶視察。

赤峯以南我軍 擊退國民黨軍進犯 安徽國民黨軍侵據我定遠城

綜合今夾敗退的前指消息：（一）赤峯以南之北[illegible]十一日八十五九一部[illegible]百餘人，十一日晨分三路向我防地[illegible]西官營子進攻，守軍被[illegible]、古城、石碼河一線自衛，激戰至下午，該部附近村莊午六時，[illegible]犯被[illegible]，並向古城向我陣地進犯。（二）[illegible]地猛攻，[illegible]我軍自衛[illegible]。（三）[illegible]十一日[illegible]午[illegible]以九個[illegible]七時[illegible]國兵力進攻我[illegible]四分區，我以衆寡懸殊，經兩日自衛後，十三日下午十時，定遠城被進犯軍侵佔（定遠係去年八月十四日經我新四軍二師從敵偽手中解放）。國民黨軍繼續向我中心地區，向我發動猖狂圍攻，我正自衛作戰中。（四）豫東方面，國民黨軍一八一師一部及睢

要求制止內戰

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

在內戰風雲驟急中，上海市人民團體九十二個單位為了制止內戰，實行民主，合組「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五月五日成立大會上，通過致電蔣介石、毛主席和馬歇爾將軍，要求立即制止內戰，一切問題由政治方法解決。該會成立宣言中提出十七項主張，要求蔣介石切實實行四項諾言，表示擁護聯合政府，要求迅速實行地方自治，取消特務組織，嚴懲貪污，公開財政，廢除官僚資本，實行減租減息，實行整軍決議等。會上並反對上海官辦

傅作義軍 紛紛東調準備內戰

（本報訊）近月來，傅作義準備內戰愈形積極。上月間與本月初旬，傅即將其所部紛紛東移，向我解放區周圍集結，計從陶林北經旗下營、卓資山、和林以迄清水河一線，傅部及其指揮下之偽軍石玉山、門炳岳、鄂友三、實貴庭、郭長清等，已集中兵力近二萬人。與此同時，傅作義並極力擴編部隊，抓丁，「招兵」，擴充部隊。擴編之後，即進行訓練，歸綏附近之傅軍近半月來每日並行夜襲演習及實彈射擊，並由擴充彈藥、鞋子等物，每人又規定準備七斤乾糧。歸綏城內，上月三十日起會實行「大檢舉」，如無所謂「國民身份證」者，即予扣押。傅作義者此舉擴大內戰之陰謀，已引起附近人民之惶恐不安。

又上月二十三日，閻錫山由大同飛抵綏遠，與傅作義商討向我傅攻之部署。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日，歸天均有飛機往來歸綏、大同之間。

白崇禧飛瀋 佈置對東北新進攻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北平訊：白崇禧於昨日下午四時半由平抵瀋陽，與杜聿明、鄭洞國等晤談，並於答覆中央社記者詢東北問題時，反覆「不獲」中共「不想停止戰爭協定」，攻擊「國軍」，又說什麼「東北共軍」[illegible]民主[illegible]主權[illegible]云云，他此次東北的[illegible]民。白此去，係佈置對東北的新的全面進攻。

第三黨 改名中國農工民主黨

（新華社延安十六日電）據民主報消息：第三黨最近在滬召開中央幹部會議，決定改名爲「中國農工民主黨」，並決定在爭取和平民主鬥爭中，與各黨派及各民主力量親密團結。聞該黨日內並將舉行全國代表大會。

上海婦女爲實現平等參政權 自動普選國大婦女代表

許廣平等三十五人當選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滬訊：上海婦女爲實現婦女的平等參政權，自動普選國大婦女代表三十五名（包括各方推薦的決定七十二人參加競選）。選舉是由上海婦女聯誼會、上海婦女聯合會、中國婦女聯誼會上海分會等團體聯合發起組織，經半月的籌備，已於四月十日開始普選，勞工界代表各界婦女參加投票，計十一個選舉區，婦女共選三百人，參加投票者共計一萬五千十餘名，結果於十六日揭曉，當選者有許廣平（文化界）、潘[illegible]英（郵政女工）、[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金、沈茲九（文化界）等三十五名。代表產生後，當即正式函致政協綜合小組各黨派代表轉國民政府，請予明令發表已選出之女代表名單，以便屆時出席。

南京醜劇一幕

招待「國大代表」席上 「代表」一叫囂醜態百出

據天津大公報載：國大籌委會主委邵力子氏於本月六日在南京招待京「國大代表」茶會上，宣佈對於「代表」願於十日內各返原地時，曾被某些「代表」們包圍質詢，甚至搶桌叫罵，幾至動武。該日到會者，計有朱霽青、陳其業等二百餘人，陳立夫、何冰如、[illegible]生、[illegible]、常宗會、柳[illegible]、陳紫楓、李[illegible]、王力夫、萬福山、段天球、陳國鈞、劉[illegible]、賀揚麗、王叔[illegible]、鄭時昌均陸續發言，大叫，與會人員聽到激動時，有搶桌叫好，敲打茶杯者，怪叫好等者。發言中有搶桌興奮者，他們多指摘不應一再延期，陳紫楓說：國大不開會，代表決不離京，[illegible]一致反對，認爲於法無據，不能承認。段天球說：「全國問題不能解決，可以討論。」[illegible]指中共爲「唯一搗亂者」，[illegible]等語。[illegible]提出自己的看法，[illegible]中央信與不失信的問題，[illegible]思想根本[illegible]，[illegible]不肯面前。

汾陽羣衆的血淚

宮　文

在黃風瀰漫的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從汾中的汾陽小組（太原中心執行組所派出）與中共代表團的輸車，由於汾陽城內國軍不讓其進入城，在城北五里的米家莊停下了，在米家莊記者聽到了羣衆悲憤心的控訴。

聯絡小組一下車，就到村南一所民宅內休息去了，但米家莊附近的男男女女，却於得到消息後前後都轉車停留的地方圍集而來，他們向我們告訴他們的淚訴：

「你們爲什麼不到地裏作營生去了？」記者的發問，打破了羣衆的沉默：「城上勾子見地裏有人就打槍，甚也不能作。」「今天前半晌還打了半天呢！」「老百姓實在沒個活法了！」……十幾個人同時回答着這個問題，他們開始傾吐北無限的冤屈來了。

首先擠到人羣最先列的，是一對年老的夫婦。老婆哭，老漢傷心而吃力地說完了他的兒子王成盛被閻軍打死的經過，他說：「我一家子就靠他養活，勾子把我的命根拔了。」他正在叫他的兒媳婦與小孫子來當面見我們，但韓貞榮的妻子却搶先開口了，她穿着一身白孝衣，面色蒼白，爲了她丈夫被閻方區村人員打死，她不知哭過多少次了。她說：「請執行小組給我們一問勾子軍，他們搶走我們的糧食衣服都不說了，爲什麼要打死我的丈夫了？」村主任代表閻師捷的小兒子，忙着在地下對着他父親的名字，他氣憤的說：「去年冬天勾子拉我父親去挖城壕，被勾子打得躺了幾個月，連指頭也打掉了！」「四十歲的男子漢，撩起他的衣角，露出了紅腫的血疤：「勾子說我女的當了八路軍，抓了打的我三個月不能動彈。」

一個人控訴的事情說不完，一個月有五天不給，雖是因爲他們還不去，從去秋到如今，誰都沒在家裏睡過一夜安寧覺，現在羣衆連五天也吃不起了。」小販郭仰高大聲的說。

羣衆的情緒顯然被激憤了。記者走到村口，北格村的群衆正像鍊鍊一樣向米家莊擁來。他們又把記者包圍在中間，傾吐起他們的苦情，當當是有五六個人同時訴說自己的冤屈，一個中年人的聲音最高：「四月十三那一天，天還沒有明，一百多勾子就來包圍我們的村子，男女老少統統集合起來，趕到村口關廟，然後挨家搜搶。糧食就不用說了，門窗、被子、女人的衣裳細軟都一齊拿光，走時還拉了二十來個男人。」農民郭有利已被捉走好幾個月了，據說用糧食才贖出來，王成德老漢和他的孩子，在地裏放羊，閻軍一來，硬說他們是給八路軍放哨，把羊和人的被子一齊搶走了，老漢哭了好幾天：每個人都要求記者把他們的話記在本子上，轉告給執行小組，好幾人央求我們今天住到他們村裏，讓他們好好訴訴積壓在心裏的冤屈。

當晚，聯絡小組返回米家莊，全村羣衆半夜不睡覺的要求向聯絡組控訴閻軍的暴行，這個一百十戶的村莊，去秋以來被閻偽軍搶過六次。現在全村已沒有一隻雞，沒有一瑯麥田。因爲閻軍與偽軍冬季才都會把羣衆麥種搶了沒給光了。村長告訴我，要不是八路軍去冬今春救濟他們四千斤糧、一千多斤細米，全村羣衆早餓也吃不成了。

二十四日晨，在汾北村的人羣中，我遇到了一個最不幸的女人，她大約二十多歲，手裏抱着一個六歲的小孩，懷裏揣着一個還不滿週歲的嬰兒，她的男人張四柱去秋帶着一百多塊銀洋、兩千塊票子到閻賢去村替日僞當[illegible]，被閻村村長禾子等兒閻起來，[illegible]他送給八路軍錢款，要沒救他的錢，並要拉他到城裏去，可是走到村外，一槍把張四柱打倒在高粱地裏，追後打的我不見了，說到這裏她嗚嗚大哭起來，兩個孩子也跟着悲嚎嗚叫。旁邊一個老太太在勸慰她：「總算留下了根苗！」「沒有人養活，還不是一個死！」她哭的更厲害了。

此時，城周各村羣衆都先後趕來訴冤，其中有拄架拄着的不能行動的老僧民衆，也有肩天擡嗯時，被城上閻軍開槍打倒的，我們代表均予以安慰，允許到把他們的要求轉達爲之治療。

國際要聞簡輯

四外長會議休會

巴黎四外長會議開了三個星期的會，已於四月十六日休會，決定在六月十五日再開。有四個問題沒有解決，即（一）意大利的賠款問題；（二）的里雅斯特劃給南國還是仍劃給意大利；（三）對意大利北非殖民地的處理問題；（四）是否將四外長會議未獲協議的問題，提到二十一國和會討論。未能解決的原因是英美想把蘇聯封鎖在黑海裏，和不讓新民主的巴爾幹各國有一海港，使它們經濟不能發展；同時美國又想在英國地中海勢力範圍內插一隻手進來。蘇聯自然不能同意，所以在各會議上，美蘇爭論最多，英美也有矛盾。但都留有轉圜餘地，將來終會獲得解決的。

英美之間

美權威人士稱：英美談判基地問題時，英國已拒絕將西南太平洋三個島的主權讓給美國。英國報紙說：「美國的要求是相當大的，如果英國提出同樣要求，就會被責爲帝國主義的擴張的。」

素來被英國當作勢力範圍的中東各地，現已有大批美國資本投入，主要在航空公司和石油公司上。美國的寰球航空公司，已在埃及、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敍利亞、阿比西尼亞等國設立航空線。美國的中東供應公司及中東公司，也正設法打進中東的地方工業中。

英國也不滿美國獨佔日本的橫蠻態度。在盟國對日委員會十四次會議上，英蘇代表都對日本法西斯地下活動問題提出嚴重質問。在蘇代表提出麥克阿瑟的一切指令要經過委員會時，英代表建議最少要在頒發前向委員會「暗示」，但也遭到美方的拒絕。

美國工人鬧罷工

美國爲要求改善生活而罷工的工人，已有一百六十萬。四十萬煤礦工人四十天的罷工，已使美國損失煤炭七千多萬噸；許多火車不通了；福特汽車廠的十一萬工人因沒煤只好停止工作；華盛頓等大城市電燈也不亮了；罐頭食品工業預料將損失三萬萬磅（一磅等於十二兩）食物。迫得杜魯門親自出來調解，工人答應先做三星期的工，如果資本家不讓步，還要罷工。另外有五個海員工會也決定：如果生活不改善，就要在六月十五日罷工

罷航，並呼籲全世界工人援助他們。如果罷工實現，美國的東西就很難運出來了。

日人民反對吉田組閣

幣原因害怕人民力量發展，不顧廣大人民的堅決要求，拒絕由社會黨及日共聯合組織民主政府的建議，並已將新任自由黨魁之吉田（幣原任內的外相）推薦於日皇。日皇裕仁已正式授命吉田組閣，但遭受了日本人民的激烈反對，十七日有五六千人到皇宮門外示威，要求罷免吉田。日共決定在十九日發動二十萬人的皇宮大示威，抗議吉田任首相及揭發東京囤藏的糧食。社會黨也拒絕參加吉田內閣。日輿論指吉田內閣爲幣原的「私生子」。

美國務院內裂痕擴大

美國反動份子近來極力想把美國外交政策引上更反動的道路。在國務院內，美中央情報部組織者麥考麥克被迫辭職，據合眾社說：比較進步的非職業外交家，如副國務卿艾奇森和助理國務卿克萊頓，也可能很快就辭職。

美著名反動人物胡佛、宋地、克萊爾、魯斯夫人、麥克米克、布里奇等，近借「滿洲問題」爲名，極力煽動反蘇，及攻擊羅斯福簽訂的雅爾塔協定，並要求美國在遠東停止其對華「緩和政策」。對孤立份子共和黨與杜威，也極力攻擊美民主黨政府處理國際事務「軟弱」。

另一方面，美進步人士對美現在外交政策亦甚不滿。美爭取和平全國委員會主席卡爾遜、羅伯遜，十五日致函杜魯門、貝納斯、[illegible]，促對佛朗哥採取有效措施，並要求美國在安理會上的代表及美國和佛朗哥斷絕經濟貿易。

美干涉南之審奸

美政府又於本月七日遞交南外交部一備忘錄，再度要求南國在審判米海洛維奇時，准出庭作證。

問答

吉林省與長春市

（東北九省概況之三）

吉林省，位當九省的中下部，西、南、北三面接安東、遼北、合江、嫩江各省，東面靠蘇聯和朝鮮。轄延吉、汪清、和龍、琿春、安圖、雙陽、長春、德惠、九台、農安、乾安、扶餘、永吉、舒蘭、蛟河、敦化、額穆、樺甸、磐石、榆樹、伊通、懷德等二十二縣。省會設在長春，長春是鐵路幹線的中心，位居東北九省的中央，四面有鐵路通達各地，北通哈爾濱，東抵永吉，南經四平街到瀋陽，西通大賚、洮安。全市區總面積爲四三七方公里，人口總數八十萬。

長春，解放前是僞「滿」的首都及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所在地。蘇聯紅軍，於去年八月十九日解放長春，今年三月十五日蘇軍撤退後，原駐長春的大漢奸姜鵬飛的僞軍，受國民黨反動派之命接管防務，在城內濫捐派款，姦淫搶掠，人民痛苦不堪，八十萬市民一致要求民主聯軍入城爲民除害。民主聯軍乃應人民之請，於四月十八日，肅清姜逆僞軍土匪及日寇殘餘武裝，進入長春市，現在長春市已成爲人民的民主自由的都市了。

副刊

防匪英雄王老婆

金燦然

王老婆中了狀元，上了報，戴着毛[illegible]到新堂街來開會了。她特別借了一身新衣服穿上，喜歡得合不上嘴。街上有些老百姓，特別是婦女指着互相傳說着：「有本事！一個五十五歲的老婆，領着兒子打死了一個土匪，刁了一支槍。」他們圍上來，向王老婆問長問短。你要知道這件傳奇一般的故事嗎？下面就是——

舊曆正月初八的晚上，月亮落了，俗[illegible]的劉家溝村，一陣狗咬，王老婆把老漢喊起來，叫他出去聽聽動靜。老漢披上羊皮襖，剛一出門，就聽得有腳步聲。就問：「幹什麼的？」那邊答稱：「到前村找牛的，路過，想找點水喝。」說着三個就走近前來了，兩個跟着老漢進了家，叫老漢快快點燈。老漢在黑影裏看到他們一個手裏拿着一把傢伙，又那模樣兒果是，知道不對頭，就假裝着慢火，把老婆兒子都喚起來了。老婆起來，故作慇勤的問：「他們吃了飯沒有？」他們答：「不餓，[illegible]米吃嗎。」[illegible]惱了，提住老漢就要打[illegible]板子，老漢嚷着說沒有，一個就抓住老漢的衣領，一往外拉，老漢往回掙，老婆也上來往後拖，前後爭奪了好一陣，另一個土匪托起槍口，對準老漢就要打，兒子搶上，一把把槍口推轉了，子彈打在門外的土圍身上，土匪又拼轉槍口[illegible]死了[illegible]，一扳機，塌了火。拉老漢的土匪喊道：「發火呀！」那邊說：「兩顆子彈光了。」老婆計上心頭，丟了老漢轉到拿槍的土匪後面，雙手拘着，用力一拖，拖到燒炕上，[illegible]再加上關住他的腰，大叫：「刁槍，刁槍！」兒子上前刁了槍，就起槍往拉老漢的土匪頭上就打，那個土匪見勢就跑了，連頭也不敢回。老婆後來的土匪，對準老婆的手，猛咬了一口，拼命一掙，掙脫了，跑開一步。三個人又趕了一陣，沒有趕上，回轉家來。第二天報告了政府，區政府調查確實，立即獎了他們六尺白洋布，當衆表揚了一番。

王老婆這次來開[illegible]和平民主的大會，在會場上把她的英雄故事當衆講了一遍，叮嚀着說：「咱社會裏誰得罪土匪誰倒霉，土匪要報仇，一家人誰家也擋不住，只好逃開，李二且家就是這樣的，十年了，到現在還落戶在後山，不得回家。而今新社會不同了，上有政府八路的保護，下面有我們的——一家的事就是衆家的事，一個心，一聲喊，都來到，怕他個什！大家都動，消滅了土匪過好光景。」最後老婆低下頭來，謙虛的說：「就是這樣，沒什。」然而，靜悄悄的傾聽着的羣衆中卻突然喊起了：「學習王老婆，消滅土匪！」的口號，喊聲太大了，把會場旁邊大榆樹上拴着的一條大黃犍牛也驚得站起來了，這條牛和王老婆懷裏抱的一抱新衣服，都是專員公署獎給她的，隨專員還親自給她披上一朵大紅花，親手寫給她一面大紅旗，上面寫着：「防匪女狀元」。

王老婆在新政權下的第一個英雄故事，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悠久的歷史淵源——十年前，她的鄰人李二且家，就曾捉過一次土匪，在舊政權下怕報復，不得已逃往他鄉。這件事在[illegible]的王老婆的記憶裏是常新的，她常常教訓她兒子，說是若有土匪來刁搶，就學李二且家，一媽說動，你們就動；媽不動，你們不要動。」她是一家人的防匪總指揮。

但是在舊政權下面，官匪互相勾結，防匪不只得不到幫助，常常還會有生命的危險。因此，她的壯志，在舊社會裏是被人家踏在脚底下的，日寇把她家從暖窰裏吊來，剝開她的小脚，用洋刀指着，「嗯，嗯」的亂叫取樂。她和丈夫兒子，流落到[illegible]縣，過着艱苦的生活，好容易弄到一套牛車，[illegible]回到左雲販牲販獸，卻被日寇牽牛帶車抓走了。三四年來，全家嗚咽飢餓，鬱積着深仇。日本投降後，傅作義的部隊又從她們那兒「上下磨了兩回，把人都磨光了。」

她娘家住在老解放區、她在那兒見過八路軍，她聽來了八路軍的英勇、愛人民的故事，告訴了老漢，夫妻兩個就逢年過節，[illegible]

[illegible]

「二劊麥子碾斷棒」

（民間生產故事）

生本記

舅父借給外甥一車麥垛子（未打場的連桿帶穗的麥捆子），囑咐外甥說：「這麥子是優良種，今秋你種下，明年一定要記住鋤草哩！」

第二年，外甥貪了懶，他對綠油油的麥苗子，一劊也沒有鋤，到收麥，他滿滿裝了一大車，送還舅父去。舅父拿來路膊粗的一根棒子放在車輪下，叫車碾過去，棒子只碾下一道黑印印。舅父發怒說：『拉回去！明年好好鋤兩劊，再拉來。』

下一年外甥牢記住舅父的話，好好地鋤過了一劊，他看着地裏已經沒有草，就再不鋤了。收割罷，他又滿滿拉了一大車，還給舅父去；舅父仍舊把棒子放在車輪下，叫車碾過去，這次棒子碾進了一道深坑。舅父說：『還不行哩，下年再多鋤一劊，再拉來。』

第四年外甥拉着鋤過兩劊草的麥垛子，再還給舅父去，那根路膊粗的棒子『喳』一聲碾斷了。舅父收下了外甥的麥垛子，誇獎說：『這是二劊的！』

（這故事說明：同樣的車麥垛子，沒鋤的和鋤了一劊、二劊的，收成完全不一樣，同時說明民間老農生產經驗的豐富，和勤勞的傳說，我們在民主政權下翻身的農民，更應該學習這種生產經驗和勤勞。）

邊區民主生活的縮影
五寨縣議會小記（四）

崔德本

算賬減租以後

三月二十二日。緊張熱烈的討論會一直開到吃午飯的時分，大家休息。他講，一個下午又一個站起來，控訴六年來政府工作有很大的成績。[illegible]先生很生動的敘述了五寨解放的前後，接着說：「五寨解放以後，先和漢奸小子們算了賬，大家出了氣，接着進行了減租減息，咱們農民得到了應得的土地、糧食、東西。這不是政府工作的成績嗎？……」馬貞國先生的說：「咱們窮人翻身了，老百姓有許多屈的事，想見縣長怕見不了，後來才知道縣長很好見，審案子也怨住不了一個人。今年春天縣長到[illegible]開荒吧。我很奇怪，想不到[illegible]，後來才知道這是爲了減輕人民的負擔。」侯茂山先生感激的說：「政府的貸款貸糧對老百姓的生產幫助很大，農民能按時下種，按時鋤擄，土地沒有荒蕪了。」李恩仁先生，用事實證明了政府減租、增加工資條例的正確：「我們那裏，減租、和增加工資以後，農民生產情緒可高哩！我家裏就僱的一個長工，今年春天他聽說要減租增加工資，所以勞動可起勁兒也，地也鋤好了！糧食也多打下了，增加工資實際上對東家並不吃虧。」郭成墩寶揚的說：「幾年來我們雖在敵僞不斷的『掃蕩』之下，但政府在教育工作方面，同樣成績是很大的。我親身體驗到政府新教育方針的正確：在過去上學校是給有錢人辦的，念書的是些富生子，念書以後，就不了事情，就是坐上一官半職，也只曉得壓迫剝削窮人。現在呢？許多貧苦人家的子弟也住了中學，學習本領，爲羣衆服務。拿我來說：我是地主家裏的兒子，但我受了幾年革命的教育，也懂得了爲人民服務。」……最後吳二滿先生說：「政府的成績說也說不完。真誠團結得上，讓人在時灰溜溜地，人們在精沒神，看如今政府建設的多麼熱鬧繁華，我們多麼的痛快高興！」

晉綏邊區行署財政處 晉綏邊區後勤部 聯合通知

爲改善沿兵站往來人員的生活，同時避免浪費，特對過往人員的供給標準規定如下：

甲、其他途經過我區兵站者：

[illegible]（二兩），由糧食局扣除四兩作爲中灶費。（二）每人每日發口糧菜錢一百元（不發奶費的小孩不發），如果客人在兵站休息，中餐費則不發給過往者，由兵站將一百元的中餐[illegible]不滿五週歲以下之小孩每日只發奶費一百五十元，不再發糧食、菜金與中餐費。（四）本邊區[illegible]人員經過者，一律按其他邊區過往人員同等待遇。